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子  
部  
·  
容  
斋  
随  
笔

(一)

李 夔 瑶 主 编

## 目摇摇录

容斋随笔卷一·····	员
欧率更贴·····	员
唐平蛮碑·····	圆
六十四种恶口·····	猿
赞公少公·····	源
黄鲁直诗·····	缘
禹治水·····	苑
敕勒歌·····	愿
五臣注文选·····	怨
文烦简有当·····	园
史记世次·····	员
解释经旨·····	圆
坤动也刚·····	猿
乐天侍儿·····	缘
白公咏史·····	苑
十年为一秩·····	苑
司字作入声·····	愿
乐天新居诗·····	怨
黄纸除书·····	园
白用杜句·····	员
唐人重服章·····	园
诗讖不然·····	园

青龙寺诗 .....	缘
容斋随笔卷二 .....	缘
唐重牡丹 .....	缘
长歌之哀 .....	缘
韦苏州 .....	猿
古行宫诗 .....	猿
隔摇是 .....	猿
张良无后 .....	猿
周亚夫 .....	猿
汉轻族人 .....	猿
漏泄禁中语 .....	猿
田摇叔 .....	猿
孟舒魏尚 .....	源
秦用他国人 .....	源
曹参赵括 .....	源
信近于义 .....	源
刚毅近仁 .....	源
忠恕违道 .....	源
求为可知 .....	源
里摇仁 .....	缘
汉采众议 .....	缘
汉母后 .....	缘
戾太子 .....	缘
灌夫任安 .....	缘
单于朝汉 .....	缘
容斋随笔卷三 .....	缘

进士试题 .....	缘
儒人论佛书 .....	远
和归去来 .....	迓
四海一也 .....	源
李太白 .....	缘
太白雪谗 .....	远
冉有问卫君 .....	迓
商摇颂 .....	愿
俗语有所本 .....	远
鄱阳学 .....	苑
国忌休务 .....	苑
汉昭顺二帝 .....	苑
三女后之贤 .....	苑
贤父兄子弟 .....	苑
蔡君谟帖 .....	苑
亲王与侍从官往还 .....	愿
三传记事 .....	愿
张嘉贞 .....	缘
张九龄作牛公碑 .....	愿
唐人告命 .....	苑
典章轻废 .....	愿
容斋随笔卷四 .....	愿
张浮休书 .....	愿
温公客位榜 .....	怨
李颀诗 .....	怨
诗中用茱萸字 .....	怨

鬼宿渡河 .....	怨源
府名军额 .....	怨远
马融皇甫规 .....	怨苑
孟蜀避唐讳 .....	怨怨
翰苑亲近 .....	冤园
凤摇毛 .....	冤员
牛摇米 .....	冤园
为文矜夸过实 .....	冤猿
送孟东野序 .....	冤源
喷摇嚏 .....	冤缘
野史不可信 .....	冤远
谤摇书 .....	冤园
王文正公 .....	冤员
晋文公 .....	冤园
南夷服诸葛 .....	冤猿
二疏赞 .....	冤源
李宓伐南诏 .....	冤缘
浮梁陶器 .....	冤苑
容斋随笔卷五 .....	冤愿
汉唐八相 .....	冤愿
六卦有坎 .....	冤园
晋之亡与秦隋异 .....	冤员
上官桀 .....	冤园
金日石单 .....	冤猿
汉宣帝忌昌邑王 .....	冤源
平津侯 .....	冤缘

韩信周瑜 .....	员远
汉武赏功明白 .....	员惠
三代书同文 .....	员恕
周世中国地 .....	员起
李后主梁武帝 .....	员员
诗摇什 .....	员起
易举正 .....	员蕤
其惟圣人乎 .....	员苑
易说卦 .....	员惠
元二之灾 .....	员恕
圣人污 .....	员员
甘卅脩字 .....	员蕤
字省文 .....	员源
负剑辟口耳 .....	员缘
国初人至诚 .....	员远
史馆玉牒所 .....	员惠
稗沙门 .....	员恕

## 容斋随笔卷一

### 欧率更贴

临川石刻杂法贴一卷，载欧阳率更一贴云：“年二十馀，至鄱阳，地沃土平，饮食丰贱，众士往往凑聚。每日赏花，恣口所须。其二张才华议论，一时俊杰；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国土，出言便是月旦；萧中郎颇纵放诞，亦有雅致；彭君摘藻，特有自然，至如《阁山神》诗，先辈亦不能加。此数子遂无一在，殊使痛心。”兹盖吾乡故实也。

#### 【译文】

临川（今江西临川县）石刻中杂一卷法贴，载有欧阳率更（欧阳询）的一帖墨迹，帖上说：“二十多岁的时候，到了鄱阳，土地肥沃平坦，饮食丰富又便宜，许多读书人时常集会。每天赏花饮酒，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其中有两个姓张的，议论风生，很有才华，是一时不可多得的人才；姓殷、姓薛的两位侯人，自不必说；戴君是国家杰出的人才，一发言就能定人的优劣，萧中郎很狂放不羁，但也有文雅的风度；彭先生善写文章，十分自然，至于像《阁山神》诗，就是前辈名人也超不过他。这些名士竟一个在世的也没有了，特别使人痛心。”这些都是我家乡的历史旧事。

## 唐平蛮碑

成都有唐《平南蛮碑》，开元十九年，剑南节度副大使张敬忠所立，时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为边患，明皇遣内常侍高守信为南道招慰处置使以讨之，拔其九城。此事新、旧《唐书》及野史皆不载。肃宗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处置使，宪宗用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议者讥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盖有以启之也。裴光庭、萧嵩时为相，无足责者。杨氏苗裔，至今犹连“晟”字云。

### 【译文】

成都有唐朝的《平南蛮碑》，是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剑南节度副大使张敬忠所立。当时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在边境作乱，唐明皇派内常侍高守信任南道招慰处置使去讨伐他，攻下了他的九座城池。此事《新唐书》、《旧唐书》及野史都没有记载。唐肃宗用鱼朝恩任观军容处置使，唐宪宗用吐突承璀任招讨使，议论的人讥讽他们用太监主掌兵权，不知道是唐明皇任用高守信而开启了先例。裴光庭、萧嵩，当时为丞相，是不值得责备的。杨氏的后代子孙，直到现在名字上还连着“晟”字。

## 六十四种恶口

《大集经》载六十四种恶口之业，曰：粗语，软语，非时语，妄语，漏语，大语，高语，轻语，破语，不了语，散语，低语，仰语，错语，恶语，畏语，吃语，诤语，谄语，谤语，恼语，怯语，邪语，罪语，哑语，入语，烧语，地语，狱语，虚语，慢语，不爱语，说罪咎语，失语，别离语，利害语，两舌语，无义语，无护语，喜语，谤语，杀语，害语，系语，闲语，缚语，打语，歌语，非法语，自赞叹语，说他过语，说三宝语。

### 【译文】

《大集经》（也名《大方等大集经》）记载了六十四种恶劣言语的罪业，名目是：粗语，软语，非时语，妄语，漏语，大语，高语，轻语，破语，不了语，散语，低语，仰语，错语，恶语，畏语，吃语，诤语，谄语，谤语，恼语，怯语，邪语，罪语，哑语，入语，烧语，地语，狱语，虚语，慢语，不爱语，说罪咎语，失语，别离语，利害语，两舌语，无义语，无护语，喜语，狂语，杀语，害语，系语，闲语，缚语，打语，歌语，非法语，自赞叹语，说他过语，说三宝语。

## 赞公少公

唐人呼县令为明府，丞为赞府，尉为少府。《李太白集》有《钱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序》。盖阳曲丞、尉，石艾尉也。“赞公”、“少公”之语益奇。

### 【译文】

唐人称呼县令为明府，县丞为赞府，县尉为少府。《李太白集》有《钱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这是指阳曲县丞、县尉和石艾县尉。“赞公”、“少公”的叫法比“赞府”、“少府”更加奇特。

## 黄鲁直诗

徐陵《鸳鸯赋》云：“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鲁直《题画睡鸭》曰：“山鸡照水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语点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绝》，尽取白乐天语，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颇有改易处。乐天《寄行简》诗，凡八韵，后四韵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鲁直剪为两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其二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乐天《岁晚》诗七韵，首句云：“霜降水近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来源。”鲁直改后两句七字，作“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

### 【译文】

徐陵《鸳鸯赋》说：“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庭坚《题画睡鸭》说：“山鸡照水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黄庭坚的诗全部是用徐陵的词句而加以提炼，最后的一句尤其精工，又有《黔南十绝》，全是取用白乐天的词句，其中有七篇几乎全一样，其余三篇改动较多。白乐天（白居易）《寄行简》诗，共八韵，后四韵说：“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黄鲁直把它剪成两首，其中一首说：“相望六千里，

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另一首说：“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白乐天《岁晚》诗共七韵，开头几句说：“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黄鲁直改动了后两句的七个字，作“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

## 禹治水

《禹贡》叙治水，以冀、兖、青、徐、杨、荆、豫、梁、雍为次。考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与兖、徐接境，何为自徐之扬，顾以豫为后乎？盖禹顺五行而治之耳。冀为帝者，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实于五行为水，水生木，木东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杨、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终于梁、雍。所谓彝伦攸叙者此也。与鲧之汨陈五行，相去远矣。此说予得之魏几道。

### 【译文】

《禹贡》记叙治水，次序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按地理来说，豫州在九州中央，和兖州、徐州接界，为什么却从徐州写到扬州，反把豫州放在后面呢？这是大禹依从五行方位而治理的缘故罢了。冀州是帝都，已经在先，而且地处北方，按五行属水，水生木，木是东方，所以依次是兖州、青州、徐州；木生火，火是南方，所以依次是扬州，荆州；火生土，土是中央，所以再次是豫州；土生金，金是西方，所以最后是梁州、雍州。这就是《尚书·洪范》所说的常理都有了序列。和鲧乱列五行比较，相距就远了。这个说法，我是从魏几道那里得来的。

## 敕勒歌

鲁直《题阳关图》诗云：“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又《集》中有《书韦深道诸帖》云：斛律明月，胡儿也，不以文章显。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闷，仓卒之间，语奇壮如此，盖率意道事实耳。”予按《古乐府》有《敕勒歌》以为齐高欢攻周玉壁而败，恚愤疾发，使斛律金唱《敕勒》，欢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鲁直所题及诗中所用，盖此也。但误以斛律为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欢败于玉壁，亦非困于敕勒川。

### 【译文】

黄鲁直《题阳关图》一诗说：“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此外，黄《集》中有《书韦深道诸帖》说：“斛律明月，本是胡人，并不以文章出名。老胡高欢因大批军队被困在敕勒川，召斛律明月唱歌来排除郁闷。在仓猝中作歌，而歌词却这样雄奇壮阔，是因为随意道出了事实罢了。”我查《古乐府》中有《敕勒歌》，认为是北齐高欢攻打北周的玉壁（今山西稷山县西南）失败，气恨而发病，让斛律金唱《敕勒歌》，高欢亲自唱和，那歌本是鲜卑语，歌词说：“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黄鲁直题的《阳关图》和诗中所引用的，大概就是这首诗。但他把斛律金误会成了斛律明月。斛律明月名叫光，是斛律金的儿子。高欢在玉壁被打败，也并不是被困在敕勒川。

## 五臣注文选

东坡诋《五臣注文选》，以为荒陋。予观选中谢玄暉和王融诗云：“陆危赖宗衮，微管寄明牧。”正谓谢安、谢玄。安石于玄暉为远祖，到其为相，故曰宗衮。而李周翰注云：“宗衮谓王导，导与融同宗，言晋国临危，赖王导而破苻坚。牧谓谢玄。亦同破坚者。”夫以宗衮为王导固可笑，然犹以和王融之故，微为有说。至以导与谢玄同破苻坚，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书，所谓小儿强解事也。惟李善注得之。

### 【译文】

苏东坡谴责《五臣注文选》，认为它荒谬浅陋。我看《文选》中谢玄暉（眺）和王融的诗说：“陆危赖宗衮，微管寄明牧。”说的正是谢安和谢玄。谢安是谢眺的远祖，身为宰相，所以称为宗族的衮冕。但李周翰注释说：“宗衮指王导，王导与王融同族，是说晋国家面临危险。倚仗王导而打败苻坚。牧指谢玄，也是和王导一同打败苻坚的。”说宗衮是王导固然可笑，但还因与王融唱和的缘故，稍有可说。至于说王导和谢玄共同打败苻坚，却是全然不知有史书，然而却狂妄地注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小孩子硬要装着懂事。只有李善的注符合事实。

## 文烦简有当

欧阳公《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轶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轶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如《史记》为朴贍可喜。

### 【译文】

欧阳公（修）《进新唐书表》说：“事迹比以前有增加，文字却比以前简省。”文章贵在畅达罢了。繁与简各有适当的程度《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每个人都三次跟随大将军擒获匈奴王，用一千三百户封李朔为涉轶侯，用一千三百户封赵不虞为随成侯，用一千三百户封公孙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只是说：“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每个人都三次跟随大将军，封李朔为涉轶侯，赵不虞为随成侯，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比《史记》的五十八个字少了二十三个字，但不如《史记》的质朴详备而可喜。

## 史记世次

《史记》所纪帝王世次，最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论之，二人皆帝喾子，同仕于唐、虞。契之后为商，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历五百余年，稷之后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历千一百余年。王季盖与汤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则周之先十五世，须每世皆在位七十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数，则其所享寿皆当过百年乃可。其为漫诞不稽，无足疑者。《国语》所载太子晋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了。

### 【译文】

《史记》记载的帝王世代次序，最不可查考相信，就拿稷和契而论，二人都是帝喾的儿子，同在唐尧、虞舜时代作官。契的后代是商，从契到成汤共十三代，历时五百余年。稷的后代是周，从稷到武王共十五代，历时一千一百多年。王季（文王之父）大约和商汤是兄弟辈，而时代相距有六百年，这已经很可疑了，那么周朝的先人十五代，必须每代在位七、八十年，又都是晚年生出嗣位的君主，才符合此数。那么他们所享的年寿，都应超过一百岁才成。《史记》记载的荒谬和经不起考察，是无可怀疑的了。《国语》所载太子晋的话：“从后稷开始奠定基础，安定人民，经过十五代君王而文王才平定天下。”都是不对的。